

锦绣太原·公园篇⑨



那年,弟弟毕业后留在太原工作,家里就购买了三给片区的新建楼房。这个不大的毛坯房,成了我们眼里最漂亮最豪华的房屋。外来的我们,在太原也有了栖身之所,一个充满希望和温暖的、属于自己的家。

住进来没多久,市政府承诺的各项建设工程如期上马。心里着实觉得政府说话算话,靠谱! 2020年底,小区西南的位置,一个崭新的“生命”诞生了,那就是摄乐公园。

摄乐公园像一个新生儿,开始了自己的成长。而近在咫尺的我们,也开心地见证了它的成长。

早晨上班的时候,会经过它的北门,一路向东,在崭新的摄乐街顺畅通行,登上一座高高耸立、造型优美的独塔斜拉桥——摄乐桥。从这里,可以分别进入滨河东、西两路,汇入这座城市的高速洪流中。

夜晚下班回来,总会看一眼摄乐公园东面,那里是山西省人民医院新院区。它每天都有新变化,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这座医院会迎来很多新的医生与护士,还会诞生很多小生命,为这座城市增添新的力量。公园和医院,像是一个人成长路上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健康的时候,在公园强健身体;生病的时候,及时就医。

有时感觉压力大,我便选择一个人在夜晚来到公园最南面。这里有一个篮球场、一个网球场、一个羽毛球场、还有一个小型足球场。一年四季,这里从不缺少挥汗如雨的人。站在那里,我只静静欣赏,看着那些活力四射的身影,仿佛那些在运动场上奔跑、跳跃、欢呼的青春日子又呼啸着回来了。向公园外的南面望去,是一个个教室,以及教室里透出的灯光。有时,还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。没错,隔着一道崭新的摄乐南街的,是一座崭新的中学校园——太原外国语学校摄乐校区。我知道,祖国的花朵正在吸收着知识的养分,茁壮成长。我们以及他们,是这片大地上绵延不绝的建设者。

摄乐公园的四周,都是新建的小区。以我们这个小区来看,大多数都是80后、90后,尤以城市的新来者居多,也有部分是太原长大的孩子,在这里组建了新的小家。人群总体上是年轻的。随着小家的成立,就会有更多小生命出生。这样,众多的50后、60后家长便义不容辞地来帮忙带孩子,他们绝大多数也是这座城市的新加入者。这座小小的公园,承载了这部分新生力量的喜怒哀乐、世故人情。人和公园一起,融入这座城市,为这座城市贡献力量,和这座城市共同成长。

周末早晨,公园里清新又安静,便会增加一些年轻人看书的身影。有一次,一位年轻的妈妈坐在一把长椅上,手捧一本书,专注地读着。她背后的绿树,垂着鲜嫩的枝条,恰好把她裹在树荫里。不远处,她的老公在轻声哄着孩子。那一刻,春意融融。

有时,我会约我的邻居一起来公园。我们沿着红色的塑胶步道,分享着一件件新生事物。邻居是干“禧宝宝”,随着这座公园的成长,她已经从一名985大学的本科生,成为了一名直博生。公园里的花草树木,和我一起听到了她的好成绩:全国大学生英语大赛特等奖、湖南省优秀毕业生……她就读的高中,便是与公园一路相隔的太原外国语学校。

邻居的父母都是70后,工作之余,经常相约一起去公园运动、学习。妈妈专注国学,爸爸正在自考会计专业,人到中年的二人依旧齐头并进,在公园勾勒出奋斗者的美丽身影。

我作为一名80后,这些年也一直没有停止学习与成长。有一次,我在公园里遇到一位90后,因为有好感,便攀谈起来。聊着聊着,发现我们的兴趣共同点是法学。她是一名律师,正在准备考省高院。问她,愿意清贫一生,成为一名好法官吗?她说,愿意。后来,她得偿所愿。我想,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坚守公平正义底线的好法官。我与她虽然不会常常相见,但都是这座城市的建设者。

一座公园,少不了花草树木。步行于此,犹如置身汪洋花海。每到春天,繁花满树,粉嫩娇艳。有月季花溪、有海棠园,我还在七八月份的时候看到海棠花和海棠果同时出现。还有大片的太阳菊,黄色的花朵,一簇簇拥着,向着太阳高昂着头颅。

去公园走一走,体会着这些新生植物的蓬勃生长,感受着它们的生命活力,呼吸着草木特有的清苦味道,心中的爱意不由得暖暖升腾,眼睛更觉清澈明亮,脚步变得轻盈而有力,感觉自己与这座城市,都充满了新生的希望,孕育着无穷幸福和喜悦。

新摄影,新力量

宁静

家住汾河岸

梁雪梅

有人说,在城市依河而居的人家是幸福的,对此我深信不疑。我的青少年时代和不惑之年至今,两度住在汾河岸边,感受到汾河的变迁和愈来愈美好的生活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父亲分到宣传系统在老军营小区新建的一套单元房,家人喜出望外地搬进新宅,西去不远便是穿城而过的汾河。那时河水逐渐被污染,荒草萋萋,河道狭窄,但汾河坝堰上绿树成荫,暑假早晨我随父母去玩,常能听到艺校的口技演员对着枝头鸣叫的鸟雀练功,叽叽喳喳的难辨真伪。有的河段成为大片滩地,有几年一些居民开荒种地,我家也开垦出一小块,种了玉米、黄豆之类,围起象征性的篱笆。我跟着父母夏日去浇过水,秋天掰玉米、收黄豆,捧得汗水换取的收获,体验了难得的田园乐趣。

我出嫁之后,搬离了汾河岸边,许是命里有缘,十多年后乔迁丽华苑新居,又和汾河成了近邻。此时汾河景区一期工程已告竣,长风大桥南北两岸碧水荡漾林木葱郁,随着长风文化商务区的建成,图书馆、美术馆、大剧院等设施开放,汾河景区后续改造向南北延伸,居住在长风中心段的我,分享城区时尚靓丽的景色,也见证了市民诗意栖居的幸福。

我和家人常在此流连,清爽怡人的空气夹杂着花草的芬芳,或绿或黄的灌木被修剪成各种造型。坐在如画的美景中独自发呆一阵,卸下劳碌和疲惫,也是一种享受。有一回在彩虹自行车道上骑行,迎面碰到失联多年的老友,感到意外的惊喜。周末闲暇,是我赶场健身的时光,广场舞、健排舞轮番上阵,自嘲每天和青山碧水共舞,养心强身。老公调侃我是三级运动员的训练标准,我乐得一笑,依旧早出晚归。

美丽的汾河景区也是人文景区。我曾随父亲一起去看雁丘景点,回味元好问词里大雁殉情的感人情

境。也曾漫步于高耸的汾水阁前,感受远古时期台骀治汾造福于民的故事。而在新时代的汾河景区,几乎每天都在生发着新的故事。

我在今年5月的所见和亲历,难以忘怀。正是月季花初放的时节。那个周末我行至一片浓艳的月季花前,见一位年轻男子正在给坐在轮椅上微笑的母亲拍照。我在一旁羡慕地瞅着,之后欣然应邀给这对母子拍了张合影,短短几句交谈,就知道母子心头一定盛开着比鲜花还要引人的故事。那边传来阵阵昂扬的音乐和歌声:“妈妈教我一支歌,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……”我快步走去加入了



汾河景区(来源:百度)

酒店的“主人家”

侯诤望

酒店的“主人家”当然有姓名,但书中没有写明,只是以酒家称呼。我们说的这位酒家,就是景阳冈下“三碗不过岗”酒店的掌柜。在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三回《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》中,酒家一直在阳谷县这家酒店做生意,如果不是武松,人家的生意一直中规中矩,更谈不上被人误解。

武松离了横海郡柴进庄上,回清河县找自己的亲哥哥武大。在路上行了几日,这天来到了阳谷县地界。这景阳冈离县城尚远,又是晌午时分,武松走得又饥又渴,望见前面有个酒店,招牌上五个字道是“三碗不过岗”,就走了进去,找了个座位坐下,叫:“主人家,快把酒来吃。”酒家见有客人上门,自然不敢怠慢,立马拿出三只碗、一双筷子和一碟热菜,放在武松面前,而且满满筛了一碗酒。武松一饮而尽,夸赞“这酒好生有气力”,显然酒精度不低。武松又叫酒家:“主人家,有饱肚的买些吃酒。”酒家说只有熟牛肉。

武松道:“好的切二三斤来吃酒。”店家就进到里面切出二斤熟牛肉。读者注意,这店家好像不会做生意,武松要二三斤,自然给他三斤不是多赚些银子吗,怎么只切出二斤来?这店家切肉如此,筛酒也“吝啬”,三碗之后,竟然再不出来筛。武松不能理解,便敲着桌子大声问酒家,怎么不来筛酒。酒家说,酒就不添了,要肉可以再给你切些儿。武松却说,肉也要,酒也要。还有点生气,质问酒家:“你如何不肯卖酒与我吃?”酒家就把门口招牌上的五个字解释给武松,说:“俺家的酒,虽是村酒,却比老酒的滋味。但凡客人来我店中吃了三碗的,便醉了,过不得前面的山冈去。”并且告诉他,过往的客人只吃三碗,更不多问。

武松一听这个原因,忽然来了劲头,再次质问酒家,自己已经吃了三碗怎么不醉?酒家只好再次解释,说这酒初入口口感好,过不了多久就醉了。武松显然不信,生气说道:“休要胡说。没地还不你钱,再筛三碗来我吃。”酒家的好心没有得到响应,看看武松长得五大三粗,只好又筛了三碗。武松越吃越来劲儿,告诉店家:“我吃一碗,还你一碗钱,只筛筛来。”店家再次劝道:“客官休只管要饮。这酒端的要醉倒人,没药医。”武松这时其实已经醉了醉意,开始骂将起来,让酒家休要胡说,就是酒里下了

蒙汗药,“我也有鼻子”,也就是他能闻出来。

酒家的好心一再被误解,看看说劝不住,又给他筛了三碗。武松甚至取出身上的碎银子,让酒家看是否够他的酒钱。酒家说富富有余,还有找头呐!武松说也不要你什么找头,只管把酒出来筛。店家说店里还剩五六碗,就怕你吃不了。其实这时店家已经有点后怕了:“你这条长汉,倘或醉倒了时,怎扶得住你?”武松说:“要你扶不算好汉。”即便这样,酒家也不再出来筛酒。武松焦躁道,“我又又白吃你的,休要引老爹性发,通教你屋里粉碎,把你这鸟店子倒翻过来!”酒家见武松醉意朦胧,只好又给他筛了六碗酒。前前后后吃了十几碗,武松自个站起来,走出门前,笑话店家:“什么三碗不过岗!”

这酒家绝对是善良之人。尽管武松一而再再而三对其无理叫骂,在武松走出门之时,还是喊住了他:“客官哪里去?”武松说我又没有少给你酒钱,你叫住我做什么?酒家解释,说自己是好心,官府发有榜文,景阳冈上有吃人的老虎,已经坏了二三十条大汉性命,官府已经张限猎户捕捉。而且要求只能在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伴而行,单身客人不许过冈。现在已经是未末申初时分,“我见你走都不问人,枉送了自家性命。不如就我此间歇了,等明日慢慢得得三二十人,一齐好过冈子。”武松哪里肯信,认为酒家是吓唬他。酒家说,你要不信,可以进屋看公家的榜文。武松说就是真有虎他也不怕。认为酒家“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,害我性命,却把鸟大虫唬吓我”。这下误会就深了。酒家见武松固执,只好自己找台阶:“你看!我是一片好心,反做恶意,倒落得你恁地说。你不信我时,请尊便自行。”说完摇摇头,自进店里去了。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!

后面的故事读者都知道,武松在路上确实见到了官府榜文,明白酒家所言不虛。但碍于面子,怕店家耻笑,就硬着头皮上了山冈。多亏他是武松,换了别人,岂不坏了性命!这件事从酒家的角度来看,叫“好人难做”,但善有善报,善良毕竟是一种优秀的品德,尽管有时难免也会被人误解;而从武松这方面看来,接受善意的规劝,不以自己的恶意向无端猜度别人,也是做人相当重要的品质。老百姓有言:听人劝,吃饱饭。

故园情·嘉木小品

从乡间来到城市的,不光有茶,还有我们。与友人说起一年的计划,他说想去厦门,她说想去西溪,我想陪伴家人去趟临近的古都。时光悄悄,我们已然立于三字头上数年。有的事业蓬勃,有的儿女绕膝,有的孑然一身,有的心怀四海。时代的大潮拍打在每一个人身上,溅起不同的浪花。经历了求学、求职、爱情、婚姻,那些牵绊我们的,成就我们的,也在一点一滴塑造着今天的我们、勾勒着明天的我们。

于是,路过故乡街巷的时候,会说:这儿是我中学跑步来的地方,那次经过那里遇到了小学同学的妈妈;这片高楼林立的地方以前是认得田地的,那个我妈妈最爱逛的商场前几天进去都觉不认识了……变化这么大,还是有一些东西在坚守着、凝望着,比如我印象里那一排小树,如今已经长得高高大大,比如姥姥在老院子里种下的一簇牡丹花,经过二三十年,每到四五月间仍然开得绚烂。

春日的柔情,在南国,在北地,在行居的城市,也在静候的乡村。当我无数次往返于城市和乡间,去直面土地、天空、飞鸟、树木,去回溯我们的现在和曾经,就如同沿着一条河流一路寻找,也像翻看古代史、服装史、茶艺史、晋商史、党史……边走边想,忽然明白了这些与如今的关联,开始有意识地去思考我们来自何方,走向何处。于是,心就不躁了,能更安静地看待一个人的成长变化、一座村庄的时代变迁、一座城市几多变幻,更平和地体悟国家的星星之火、欣欣向荣,也更加珍视每一份付出与收获,反思与前行。快雪已晴,且歌之;暖春将至,行将远。

且歌且行

杨嘉木

块石头上刻着“蓝已青矣”,这是1934年齐白石在雪涛杂画册上的题字,足见其对王雪涛脱胎于自己画技又新径别出的欢欣和鼓励。

诗酒茶·促膝相悦

恰逢周末,走入街巷,踏进朋友的家门。带着雪地里的脚印,抖一抖肩头的细雪,无拘无束地围坐在温暖的家中。主人沏一壶热茶,客人抓两把瓜子,三三两两地围坐在一起。拿出你珍藏的金骏眉、白牡丹,拿出我心里的趣闻,把这些年的初印象、小喜欢慢慢展开。

我从白茫茫的春雪中寻友至此,这杯中的清茶也来自大自然。你看它虽然静卧在屋主人的茶罐中细细收藏,可一经拿出、与沸腾的热水相遇,便散发出自然间的质朴与香气。

茶,从其字形上看,上有草,下为木,中间是个人,含着“人在草木间”的意思。从种茶到采茶,从运茶到品茶,经历了一道道工序,一重重山水,从乡间来到了市集,从盒子里来到杯中、口中。品茶人,也带着喜悦与欢欣访友而至,又带着温暖的心意踏雪而归。

在古诗体裁中,我偏爱歌行体。它自由活泼、随性烂漫,创作它、吟哦它,是要且歌且行、仿佛挣脱牢笼似的,“歌”之咏之、手之舞之才尽兴,才能尽量它本来的样子。

于是,下雪的日子,是要踏着雪的节拍去行动的。

雪中行·暗香浮动

南国的早春总有花色相伴。天气虽有凉意,却极少看到落雪,想寻得白茫茫天地间的红梅映雪盛景颇有些难度。江南的早春绿意渐生,古刹晚钟、亭台晓月,疏影横斜、暗香浮动,若有飘雪也是细细的雪,如丝如雨斜斜入风;北国的春天就是一道豪气的壮阔,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不足意,必有那大红的灯笼、旋转的花灯、漫天的铁花才称心,再加上热腾腾的出笼包子、撒着胡椒面的羊杂汤、驴肉粉才够味。

我第一次沿着暗香寻得芳踪,是在济南的早春。那年三月至泉城济南,在趵突泉边走过李清照故居,走过娥英祠,来到沧园时,意外发现了几株蜡梅。经过一片浓郁的海棠,偶然瞥见一树淡淡的小花悄立枝头,花色细小白泛黄,花瓣层层包裹,若非风中点点暗香,很容易被忽略。北宋诗人黄庭坚曾赋诗《戏咏蜡梅》,后有跋语写道:“京洛间有一种花,香气似梅花,五出而不能晶明,类女功捻蜡所成。京洛人因谓蜡梅。本身与叶乃类蒴藋。襄高州家有灌丛,能香一园也……”

黄庭坚诗跋语中的蜡梅开在宋代京洛间,而我初见的蜡梅绽于济南趵突泉之沧园。沧园其名源自明朝著名诗人“后七子”领袖李攀龙,因著有《沧浪集》,世称“沧浪先生”。1987年1月沧园改为王雪涛纪念馆,王雪涛是著名的小写意花鸟画家,曾与李苦禅同拜齐白石为师。至今,沧园中一

话说总管

白松青

每逢婚丧嫁娶,总得有一个人来张罗一番,那就是总管。从小耳濡目染乡间的民风民俗,对掌控场面、料理宴席的总管充满敬意。所以从小暗暗立志:长大要当一次总管。

我多年轻时经常被别人请去当总管,他说,其实当总管非常累,劳心费神,但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;在我眼中,总管就是最好的营生,自己家的天分,按理说不会埋没的,但我从未当过一面当过总管。

遗憾的是,我年逾花甲,虽然立志较早,但未曾实现。每每回忆,“长使英雄泪满襟”。几十年来,至亲好友遇有喜事,我也曾参与策划、布置、试菜,如果真有当总管的的天分,按理说不会被埋没的,但我从未当过一面当过总管。看来,“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”,我不是当总管的料。我参加过多少亲朋家的喜事,看着忙碌的总管来回穿梭,茶水都顾不上喝一口;偶尔遇上挑理的亲友,总管还要替事主家挡枪,可不是个轻松的活儿,我笨嘴拙舌应付不了。只不过,心里过早埋下的总管梦有缘巧合时,萌发一下,仅此而已。

有一年,同事老张儿子大婚,我俩办公桌相帮,几十年哥们,关系最铁,免不了在一起经常商议婚礼安排。我掰着指头划算,婚期一天一天临近,老张却一直不和我说破,我只好提前介入,用谦卑、温和、动之以情的语气和他商量:“你看,我在单位这么多年,马上退休,想担任一次正职,这回儿子婚事的总管不用找别人啦?”老张知道我在寻开心,不急不慢地说:“哎呀!我这里也不好安排,这事凭借实力参与竞争。”最终,总管还是由单位里身经百战的人担任。老婆开导我:是金子总会发光,他们是不会有慧眼。我能说什么?

我曾名副其实担任过一次副总管。好友嫁女,六名副总管,我位列其中。一天,好友召集到酒店试菜,恰巧我和其他两位有事,去不了。之后,我们三人便向他为难:这菜得重试,要不我们“辞职”。好友无奈,只得破费重试菜一回,席间,我们还戏谑:那些菜是总管定的?口味不行,全部换掉。他无奈地叹息:这哪是副主管,简直就是“恶霸”。

朋友圈里的亲友,没有人提议让我当总管,家家的喜事都办得非常圆满,挑不出瑕疵。年轻时人微言轻,没人请我当总管,后来“人过三十不学艺”,没有童子功,即使有人诚心雇我,“没有这金刚钻”,我也不敢瞎揽这事了。

我一哥们,贸然当了一回总管,却留下一段“佳话”,让人忍俊不禁。

事主家桌数不多,情谊在此,他拍了胸脯:不用请总管了,有我呢!十几桌,没问题能拿下。揽的揽,用的敢用,这事就敲定,一场百年难遇的喜剧上演了。

婚宴安排在广场近前的一家酒店,锣鼓队在酒店门口敲得正起劲儿,把大堂经理敲出来了,质问:今天中午这里就没有办喜事,你们瞎敲什么?原来,是总管通知错了地方了。事过一年以后,总管理直气壮:如果不敲错,怎么能生下8斤重的大胖小子?

去年女儿婚期临近,总管的人选日益临近,“敲错锣鼓”的前任总管不厌其烦催促:定了没有?我这后半辈子可有闲空了!显得自己“名总管”很忙,身价也很高!知道也是找开心。

说到底,总管这一角色首先要热心,组织能力要强,还要有一定实战经验。